西儔軒集 全

兩傳軒文集序

討亂賊扶彛倫春秋之大義也聖人筆削之意嚴於鈇鉞故太史公曰爲人臣者不知春秋之義則必陷於簒弑之罪誠哉言乎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兩傳先生蔡公之書竊有感焉公以多義之聞孫生松潭之家庭氣脉之傳承耳目之涵染固有以異於人矣及登泗水芝山兩先生之門進講退習益自砥礪溪得兩師之旨諟一時士友之翕然推之以兩傳者豈無以哉尤喜讀春秋三傳明乎天叙天秩之典禮誅暴討亂之義理其所以自任者益不苟矣

是以師門爲兇徒所誣則抗尺疏而辨之天綱爲逆
适所擾則倡大義而先之一以效報佛之誠一以盡
移忠之道噫天下之人孰非生於三者而能如公者
幾人哉又如辛酉一疏直是烈日耳秋霜耳方賊瞻
當途彝倫斁塞舉國惴惴莫敢有攖其鋒者而公獨
與端谷金公抱函西上赴死地如鶩不以死生禍福
貳其心則疏雖不報而足以破權兇之膽矣及
仁廟改王又以漏網五賊之罪亟請天誅辭氣凜然
非忠義之積於中而能如是乎若公者眞可謂善學
春秋而不負師門之所傳也鄉嘗與仲氏琴灘公共

處小有亭日以講討旨諺爲事所謂天倫知己也往復酬唱必多可傳者而兵燹之餘箱籠蕩然零星收拾不過詩疏若干篇而已往在己巳編爲聯芳集一弓鋟布于世矣近又蔡氏諸孫廣採遺蹟得雜著幾篇又以院誌碑銘及請褒文狀附其後所編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曰公之後孫錫玄龜海甫請余以弁其卷者顧余老洫不足以堪是寄而今讀公之疏令人義氣山湧視胡澹庵斥檜之章不多讓焉於是書其所感爲兩傳先生集序

玄默攝提格上元節前行義禁府都事聞韶金道和

序

部城聯芳集卷之三

兩傳軒文集目錄

詩

邵城聯芳集卷之三

兩傳軒文集

詩

小有亭重修後謹次仲兄琴灘公韻

舊主來依舊址松世間翻覆信難窮山光水色皆如故從此兄能繼考風

超世何須訪赤松丘園端合固吾窮巖頭計活平生趣斗屋三間月與風

次孫慕堂處訥訪徐立之時立全歸堂韻

山下幽人敦孝悌平生餘事是多能門前長者先尋

處孺子聲光倍一層

次府伯金東籬允安訪全歸堂韻

養志由知孝樓雲本愛山人稱今負米亭似古窺斑
軒壓澄潭靜窗排翠壁環誰知劉氏子盡職老星灣

輓金

平生身世老天遊玉膾清罇某水丘滿眼兒孫俱是
樂隨心飽煖更何求六旬無賴風搖樹半夜翻驚壑
失舟逢忌未吞爨後哭爲親多媿故人儔

輓郭柳溪涵

孝友由天賦慈祥乃性眞五年連草屋十載日相親

性理傳家學圖書勉後人如何仁不壽令我淚霑巾

輓都鋤齋 汝兪

達城三甲戌幼少早齊名兩甫推單仲雙諧補隻明
麻間蓬變質石上玉硏精信義膠投漆交親鐵就型
科場連膝坐酒席幷肩行經院朋棲榻沓齋伴對檠
浚情長舊契厚意密同庚蘭簿從心錄琴絃爲耳鳴
自期生盛世相與立明廷窮達關時運行藏繫塞亨
駑才充上舍驥足蹶長程年質承初命龍光澀古城
丘園甘自老耕釣定生平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閒居兼四事擻職管三淸富貴浮雲薄功名弊屣輕

無心求飽煖絕慮謝經營俗世誰容喙君心我舉衡
居家脩孝悌行己務忠誠友愛賢昆弟湛和老彥兄
尊師無間歿事死不忘生人爵奚爲貴浮名未必榮
世情歸峽浪鄉習入楸枰色目彤如蝟談鋒腹有兵
是非乖鹿馬毀譽錯蘭荊何地能開眼幽明可塞聆
羣兒分蜀 一字缺 獨樂效聾瞽邦鑠丁衰訖民生陷
戰爭生靈靡左衽毳幕老前星清德誇崇大禎明晦
瑞晶移忠慚負義損節悔傷貞豈以君臣面能忘父
子情朝家劉日月粟里晉元正鷙令嚴奔電濕侵暴
迅霆求和輸子女納款走公卿皮幣枯徵索金珠竭

送迎宗祊垂一髮廟筭講二字鈘撥亂須賢弼扶顚
仗老成那將憂國淚謾濕濯泉纓宋殿遲三語天文
晝先驚殷宮纔六責歲旱野無青隨突譁雞狗村閭
失鑿耕新城徒病卒虛閑只疲氓白屋呼飢渴朱門
事醉醒寧懷傷世志不守考槃盟積善貽餘慶種仁
獲吉禎蘭叢最三弄瓦玉樹四墜鈴愛敎犢牛舐書經
擲寶登瀛熊兒頭桂蕚驥子手蓮英孝奉專城是廚珍
列鼎會瀛榮光敷彩舞歡意溢春庭鶴髮欣相對烏誠
馨壽饒螽斯繁衆集瓜瓞滿孩嬰琴瑟成偕老岡陵
祝萬齡庶膺川至海長享日昇溟好把湖山酒閒消

歲月經人事有終始天道異虧盈修短同乘化存亾
遞莫停耆星沉曉彩殘日促西傾雞夢驚林月梅香
斷竹楹虛簷餘古宅蔓草卜新塋魂向雲空迴形歸
漆焰冥時嘉遷素幄日吉動丹旌親舊共羞奠鄉鄰
設餞禮龍鐘抱多病巖谷掩重扃我伏微之枕君騎
太白鯨君臨元伯夢我阻巨卿征信鈹牽雷綍誠孤
酹賀觴羊曇情義薄徐穉恨慚幷老至稀遊伴年來
對藥鐺風斤曾試郢若實幸一 字 鈹 櫻末契生雲雨
貪交去渭涇新肝移冷爕舊分一陰晴白首藏山裏
靑眸隔水汀綈袍懷戀戀弓及戒騂騂書信傳魚使

音耗報鴈伻何知生死別只拾己庚奠嘗歎吾衰病
將夕子視熒誰言含翠鬱先折望秋零去歲心朋逝
陵翁上王京今年情友去濱老入蓬瀛隻影移雙影
三形子一形餘生能幾久尾踵且令丁舍慟悲霜晚
呑聲吊雪整自憐行踽踽還羨鳥嚶嚶永訣空題輓
哀詞可慰靈邦民爲漬蟻國脈屬風萍夜寐永無覺
朝憂亂寤醒偸生迷死所苟活悶塡坑擧世憂朝夕
惟君斂視聽全歸曾子免仙擧異入馨綠水靑山畔
烟蘿霧葛縈絃楸丘隴上神道表碣銘斷雨殘雲裏
斜風返照橫良辰佳節享香火潔粢盛較彼生無樂

如何歿且寧君看椒井天魂散海風勁稀壽除三齒
殤年亦一彭精靈如不昧拙詠庶欽呈言盡哀無盡
千悲哭一聲

輓

淸白家聲有十傳三韓遠緒一千年初從謝宅知蘭
樹晩入蘇庭識老泉南極光輝無復覩北堂風樹永
堪憐荒詞送誄聊將慰天使寧馨足繼賢

輓曾空樂堂 瓊

南山有石儼雲根分露其确只外剛內確稟乾剛而
确薄只形頑質鈍獨不類䃂砆之衘玉只不轉不撓

敢威武之屈抑只壁立千古保貞固而君子學只太剛之氣不合世而宜斥只狂風乖雨縱磷磨而猶確只山崩地坼患豈及而傾側只惟南山石外雖頑而中有璞只

疏

請斬爾瞻疏 辛酉八月十二日

伏以臣等俱以草野伉拙與世剌乖喘息草間癡獃無識然而人域是域亦有瞻聆七八年來漆室憂愁相與咄咄然曰甚矣今之賊臣也我　祖宗之靈何負於渠渠忍負　宗社一至此耶　朝著間所爲臣

等固未知詳也姑以方外之聞見者撮其萬一而爲
殿下陳之伏願　聖明留神焉臣等竊觀道路行
旅陸續有市井大賈懋遷遠方輸琛運貨接軸連檣
善事權貴所欲必遂或依憑各司防納以恣射利之
謀或因緣各宮月利以逞刼奪之計以寡爲多以虛
爲實橫占百倍侵漁四方無勢之民袖手無言在內
者誣告法司行其胷臆出外者橫行列邑必充尾閭
氣焰熏天鼻息虹霓道路辟易側目而視問之則曰
吾乃廣昌君之泮人也有豪奴悍僕怨疾其主齎金
而西冒託勢家賄賂朝入懸鈴夕下捽縛舊主置諸

牢獄鞭扑狼籍攘奪契券不幸者死幸者生還主非舊面奴有新勢逆豎橫肆攘袂相爭問之則曰吾乃廣昌君之新屬奴也有名在儒籍無意勿書不解章句不做文字者徑赴國試人問之曰子能講乎能製乎彼對之曰第看我富貴立至旣而果名登桂籍躍馬天街出入近侍擅弄樞要操生殺之柄騁公侯之威乃自誇於人曰廣昌君能使人豹變矣有不事文武徒知積金者或捷武科珮虎符於雄藩或擢膴仕忩貨斂於州縣不以金科爲懼不以公論爲慮人問之曰子何犯法如此放行如此彼對之曰廣昌君在

天崩不憂地坼不憂吾逞吾志而已殺人如折葵攫民如拾芥無辜之人殞命於前非理之得四面而至乃抵掌自幸曰廣昌君能寘人於福田中矣外論不得搖法司不敢論臣等相與聚首而歎曰威福下移非盛世事也脛大於腰其終柰何一路如此諸路可知外方如此都城可知亂民蜀午於其門逆奴淵藪於其家賄賂鑽進之徒以其庭爲闤闠舉一國征利而背義者皆爲之輻湊而締結知有爾瞻而不知有家國曾邦之政盡歸於李氏矣欲效陳東請誅六賊之事出位輕進叫閽披腹則方寸之纜不可以繫萬

里之風愛君憂國之士或有一觸兇焰禦魅窮荒或
有直斥姦狀廢棄終身非可以一二數以至絲嫌髮
怒靡不擠陷坑塹彼輩已據必勝之地一瞬目而羣
吠四起令人喫一呷湯水都開口不得何必以遺體
空塡餓虎之口而使我　聖明受拒諫之名於史籍
也哉西望　北宸於邑氣短而惟有待乎陽復之會
而已近聞三司俱發多士齊聲咸請沐浴之討冀除
宗社之賊草野臣民拭目相慶曰此必天心悔禍
祖宗之靈陰佑於冥冥也謂彼堯代之兇流放之
竄殛之久矣引領多日　俞音尚閟豈以　殿下聰

明睿智不知爾瞻之心哉　聖人涵容之量姑不忍
焉耳臣等皆草野寒士了無營索爾瞻生臣等無私
怨爾瞻死臣等無私喜只爲巨姦保首領一日則貽
宗社一日之禍爲　宗社除兇賊惡可一日緩乎
第未知三司所　啓多士所爭指爾瞻何等罪案也
或謂條列罪目至於十六臣等竊笑其不知也凡人
數其罪而劾之者猶有他善也今爾瞻罪通天地腥
聞神人擢髮難以盡籌書竹難以盡寫則何可以十
六目盡擧其惡哉臣等一言以蔽之曰爾瞻無君不
道何則爾瞻與逆臣景禧逆臣鈞身猶一已情若父

子景禧之被拿命也始隱竟露出自爾瞻之家而爾瞻附耳密語以送及景禧納招之際自言爾瞻之同志友則係養兇逆之狀明若觀火矣然而景禧獨死於逆謀而爾瞻何人乃敢據顯要行胷臆無異於前日也厥後爾瞻與鎬乍離乍合者心非攜貳事成則終保富貴不成則將歸罪於鎬也爾瞻既與之同事而終爲之先告者鎬之罪狀彰著國言藉藉其所自解之計迫於不得已矣及鎬庭鞫之際欲有所達則賊臣纘男時以承旨掩蔽聰明急令就刑以滅其口當日之在　殿下左右者皆爾瞻之私人至今息之

寒稟徧體臣等不忍聞之於耳亦不忍言之於口嗚呼營護爾瞻之纘男依舊崇班釀成逆鎬之爾瞻縱恣益甚是何 殿下之刑章獨行於鎬賊而於纘男爾瞻許廢之乎嗚呼 殿下之國危矣爲三司者皆爾瞻之鷹犬爲銓曹者皆爾瞻之腹心其餘布絡中外爲羽翼爲爪牙者不可勝紀所以然者權歸勢得使一國之人奔走取其喉下氣而已久典文衡進退人才在其掌握只讀經書七大文預述表策一篇而盜 殿下榮爵者不知爲幾人如此之輩皆願爲爾瞻效死故有上書頌莽者比比有上書斥司馬光之

賢者滔滔　朝廷非　殿下之朝廷乃爾瞻之家庭
廷臣非　殿下之廷臣乃爾瞻之家臣政歸權兇
殿下之勢孤矣嗚呼爾瞻弄權以後王章盡壞民俗
大敗廉恥日喪禮義都蔑任私欲相格殺只是尋常
細故排善類斥異己肆然以爲能事古今天下寧有
如爾瞻之濁亂者乎大奸當路神器已殆而任宰輔
同休戚者苟保富貴無意匡捄熟視却立噤舌不言
將焉用彼相哉臣等以爲先正大臣不言之罪然後
亟收元兇更施兩觀之誅以謝天地　宗社乃盛德
事也嗚呼孟子之告齊王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

之今也國人皆曰可殺而　殿下不允何也凡罪可殺尚不赦況於無君不道者乎臣等搥心痛哭不知聖心之所在　殿下果以爾瞻爲愛君乎赭喬山之木治葛嶺之第負　先王升天之靈傷　殿下追遠之誠者非慢君而何哉　殿下果以爾瞻爲純臣乎承遠接之　命齎七百之金陰結　詔使之歡心顯有嫁禍之兇計者非賣國而何哉　殿下果以爾瞻爲直諒而勿欺乎自製疏章陰誘無賴使之上達以譽自身之功德以攻異己之忠良此非欺君而何哉　殿下果以爾瞻爲先國而後私乎一國工匠

雲集其門四方財用山積其庭新宮經始之役垂十歲而未就三家僭制之構彌一國而連年此非負國而何哉臣等竊伏思之爾瞻所恃而自多者只是戊申宣力一事而已當 先王臨御之日 殿下之儲養春宮凡幾年矣 先王封之天命之人歸之雖無一爾瞻謳歌獄訟豈不歸於 聖主哉凡細人之一衣一食皆有數存焉則聖王大位曆數在天豈容人力於其間哉爾瞻雖有侂胄自恃之功而無君不道之罪又有甚於侂胄者矣罪大於功功不掩罪伏願殿下爲 宗社支雪焉臣等沐浴 清化涵育

聖澤珮服先儒之教粗識愛君之道以爲 國家之賊不可不討裒足號天誓不與此賊共戴一天臣等之言如或誣枉請先斬臣等以謝爾瞻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臣等不勝痛哭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疏廳名帖

生員金是樞 子瞻 庚辰 安東 疏首

生員蔡先見 明甫 甲戌 大丘 掌議

李之馨 德遠 甲申 禮安

幼學河淵尚 晦之 丙戌 咸陽 製疏

尹應錫 而受 戊子 安陰

李廷俊 汝秀 丁亥 安東 寫疏

進士孫沆 季浩 己亥 永川

幼學鄭克後 孝翼 丁丑 慶州 公事員

張慶遇 泰來 辛巳 仁同

進士閔澈 大源 壬申 興海 陪疏

李昌運 汝休 甲戌 醴泉

幼學陳奉亀 胤甫 丙子 興海

李擎曰 卓爾 丁丑 淸河

生員李尚恪 景謹 己卯 金山

幼學李瀹 而遠 己卯 靈山

生員金汝煜 (叙晦 辛巳) 榮川

幼學李亨坤 (子達 辛巳) 醴泉

李峻馨 (馨彥 辛巳) 禮安

嚴惟吉 (景綏 癸未) 玄風

金鏐 (伯美 癸未) 延日

崔東岦 (卓爾 癸未) 大丘

文德輿 (殷輅 癸未) 山陰

生員曺俊南 (而挺 癸未) 金山

幼學金稑 (子實 甲申) 寧海

林廷桂 (汝馨 甲申) 咸陽

生員琴是諴 景平 甲申 醴泉

幼學許夔 聖擧 乙酉 醴泉

郭霽 明遠 丙戌 慶州

宋天樞 汝由 丙戌 醴泉

生員黃中信 子貞 丙戌 永川

幼學吳瀚 善源 丙戌 寧海

李山立 靜容 丙戌 固城

李尙膺 齊甫 丁亥 善山

權文煥 質甫 丁亥 安東

裴益謙 道亨 丁亥 安東

邊欽 子敬 丁亥 奉化

李光凱 晦仲 戊子 慶州

李瑢 季翼 戊子 慶州

朴篪 和甫 戊子 密陽

權基 以久 戊子 安東

李鴻程 致遠 戊子 固城

進士郭玖 次玉 戊子 豐基

幼學朴震海 揚遠 戊子 義興

許蓉 秀夫 己丑 禮安

鄭璧 峻哉 己丑 永川

權焰 晦叔 己丑 醴泉

李成材 子材 己丑 榮川

姜敏昇 子聞 庚寅 漆原

權瑠 玉汝 庚寅 寧海

林眞忍 伯甫 庚寅 安陰

崔東尹 子任 辛卯 慶州

進士李汝翊 棐卿 辛卯 昌寧

幼學李棪 子用 辛卯 善山

權中正 定之 壬辰 安東

生員金秋任 萬說 壬辰 安東

幼學權復吉 亨之 壬辰 眞寶

金憬 時省 癸巳 義城

許壹 仲一 甲午 慶州

南焯 子晦 甲午 豐基

李正音 汝和 甲午 龍宮

李澤 施甫 乙未 青松

琴泰濤 浩遠 乙未 奉化

生員余尚珪 輝彦 乙未 安東

幼學安弘靖 靖甫 乙未 豐基

李榏 濟彦 乙未 豐基

崔秀崐 子瞻 丙申 慶州

琴汝諧 和仲 丙申 興海

張是珍 邦寶 丙申 仁同

李亨遇 仁晦 丙申 青松

金鑊 剛伯 丙申 知禮

朴舜孝 而順 丙申 永川

申欽道 欽哉 丁酉 義城

張是進 見可 丁酉 義城

李驥 剛叔 丁酉 寧海

金堅 壽夫 丁酉 開寧

康繼命 而述 丁酉 善山

洪汝鎭 以寧 丁酉 義興

金鍵 伯愼 戊戌 善山

洪霱 洽遠 戊戌 榮川

金坰 東野 戊戌 榮川

都愼徽 美五 戊戌 大丘

趙廷珩 鳴卿 戊戌 寧海

申名立 退之 戊戌 盈德

安順生 生之 戊戌 龍宮

琴好謙 景益 戊戌 禮安

李挺 豪彦 丁亥 善山
閔譚 汝行 己亥 大丘
生員李渫 克清 己亥 安東
幼學張敏政 德懋 己亥 盈德
邊銓 子平 己亥 奉化
金璔 晋卿 己亥 榮川
陳有亨 泰然 庚子 慶州
李老一 五元 庚子 龍宮
曺盡孝 汝述 辛丑 永川
鄭維地 重假 辛丑 安東

鄭克咸 士翕 壬寅 新寧

權應經 正甫 壬寅 慶州

曺纘 子文 壬寅 泗川

金昌 咸甫 壬寅 比安

金墧 確夫 壬寅 永川

全復禮 敬之 癸卯 新寧

申碩慶 子長 癸卯 咸昌

批曰省疏俱悉朝廷草野事體自別爾等之言過於率易大臣國家柱石人主股肱尤不可輕侵爾等退而思之勿爲更煩

同月十四日再疏 逸不傳

批曰疏辭俱悉毋庸強煩

同月十七日三疏 逸不傳

批曰今日之事騷擾甚矣勿爲更煩退去讀書

同月二十三日四疏 逸不傳

批曰爾等之意知之已悉今須退去勿爲煩擾人之爲言自當仰雪已甚則亂聖訓孔昭歸而求之予言不再

附辛酉疏行顚末

辛酉六月日江左諸儒發文齋會設疏其略曰

賊臣爾瞻惡浮莽卓罪盈天地

七月二十日設疏會于安東左儒會者六百餘人以生員金是樞爲疏首生員蔡先見李之馨爲掌議

八月一日發行赴京者僅一百有餘人時方伯鄭造以左儒疏事密先狀聞又刑囚安東色吏

瞻黨啓曰嶺儒託以上章率入城中而各持弓劍形勢極兇似有反逆之患卽令閉門守城勿通人跡

又啓曰疏儒所過處禾穀盡空村民被傷此是

亂民
草溪人安鵬洪潑鄭玹等上疏請斬左儒疏首
爾瞻迎安鵬等于上座大曄因出酒肴接待大
曄瞻子也袖出一紙與之卽請斬左儒疏也
劉敬甲等上疏請斬左道疏儒
京官一人上疏請斬左道疏儒
批曰金是樞之疏公論也右出文爐川必陽日
記
太學生崔文翰等疏略曰疏儒之跡未及於脩
門射影之計先成於臺閣初請議察都門終乃

做出凶語一則曰操弓挾矢水陸并進一則曰
武夫居半因水操作亂又繼而宋啓之疏曰打
破南別宮之門鑰熒惑天聽搆揑士類無所不
用其極嗚呼權奸之害人蠹國者何代無之而
其窮凶極惡使人不忍聞不忍見不忍言者千
古一爾瞻而已彼所謂操弓挾矢因水操作亂
等說是實告變也反逆是何等罪惡而數百多
士寧死於轂下而已將何顏面復擧於天日之
下哉都以愛君之誠憂國之忱百舍重繭寸寸
前進北來多日秋風已高坊民閉門止宿無所

露宿風餐艱楚可想萬一聖念及此必有所惻然者矣

光海朝實錄曰辛酉夏館學儒疏論爾瞻欲以大逆斷其罪光海雖不聽施亦不怒於儒疏姑以和解之辭慰答而已再疏三疏終無怒辭優批答之而於爾瞻亦不衰嶺南儒生繼起封疏生員金是樞八月初一日自安東領疏儒百餘人赴京爾瞻內自未安適於其時湖南武弁多與之偕行以此做出譌言使之聞于朝以爲嶺南儒生張弓挾矢而來以驚光海欲閉城門整

兵以待事將不測而第以三昌之黨不同或有
以其言先告于光海者以此疏儒得免坑殺竟
達疏章然城狐社鼠非外人熏灌所能去疏四
上無功而還

請斬五賊疏

伏以祖玆十餘年間 國運中否天地晦盲斁絶彝
倫無復人理幸賴上天不斷棄我東眷佑 聖神誕
膺駿命舉義仗鉞剋剗凶穢日月重光 宗社再安
於乎休哉此正 殿下明政刑植人紀基萬世靈長
之秋也臣等瞻望北闕蹈舞相慶曰 聖明新御賢

相按法元兇伏辜支黨繼誅庶見幽潛自露於靈犀魍
魎莫逃於神鼎而大憝巨姦尚免顯戮已經旬月 拿
命不下齊民怪其當死而不死多士惑其可殺而不殺
輿情憤鬱物議喧騰臣等竊伏念 殿下初服之刑必
欲不失其正流放竄殛次第舉行而罔赦之典或有網
漏而然與臣等竊伏聞討賊不以其罪非則人心不服定
罪不從公論則衆情不快 殿下新登寶位慰答民望
者實關於刑政之得失道之齊之不容少緩有罪當殺
同出於人心則安敢或遺於罔貸之典而不從國人之
皆曰也臣等道內有五賊焉朴宗胄宗胤暨其父光先

也吳汝檍暨其子益煥也惟此五賊心腹於仁弘手足乎爾瞻二兇五賊表裏相應二兇非五賊無以售其兇五賊非二兇亦無以逞其賊其所以終始締結一體相濟者厥罪惟均五賊不免是二兇猶未免也臣等請撮其一二爲　殿下陳之夫汝檍鄭棱之婦翁也光先汝檍之妻弟也姻婭二姓合爲一家其在朝廷則藤蘿權勢蟲附姦兇身先頌斧務植私黨有不辨魚魯之子而借手於賊從者汝檍也有不做文字之父而假筆於逆鈞者宗胄宗胤也頌述　御題冒擢科第欺君罔公蔑法行私憑妄惡少而濫叨藝苑之清班庸瑣鄙夫而猥

厠言官之顯秩七大文通之句詩人之刺其流也高義
亶言之聯元凶之譽其徒也二吳三朴夏出迭入盜據
榮爵歷登要地患得患失爲鬼爲蜮唯諾乎偉卿之輩
唱和於纘男之羣眩亂白黑顚倒是非承奉元凶之指
嗾釀成老奸之氣焰羅織無辜詆斥善類壅蔽矯誣嚮
應影從相與恣行胸臆日事擅弄威福甚至主邪議贊
凶論請廢　慈殿滅倫敗紀陰謀秘計無所不爲彼造
訒幽殺之計大珩放火之謀亦無非五賊之慫恿譸張
也吁宗胄啓辭中有大論終始臣實當之之語而于時
汝櫶或在銓曹或在諫院實與宗胄一身一心聲勢相

依論議同符則詬天射日之情狀國人所共明知雖欲
掩之其可得乎罪惡至此而不服上刑臣等竊惑焉其
在鄕閭則威制邑宰如呼家奴少忤氣使僇辱輒至爲
其縣監者畏之如虎抵死迴避是以三四年間官無其
守民失其依立標大野廣占阡陌縱撗沃壤一望無際
驅里民而爲耕奴集村婦而爲種婢田庄農店羅列八
邑撤去官倉大起私第疲四郡之人畜走一道之工匠
弊極公私怨讟載路招納逋逃自爲淵藪撗奴逆僕聯
袂踵門則拘囚舊主督徵役價敺遣家臣漁侵列邑旣
奪田民又收文券如雲其從盡是非理之得倬彼甫田

無非不義之取臘月大獵進奉之需而擅發官軍蒐獵山野罪人因放縣官之政號令刑吏專擅獄訟烟家聚斂貪吏之所不爲而家給一斤之綿勒定一匹之布戶分五斗之種督捧五斛之粟逐年如是以爲恒式聞有私鬪者放牧者逃役者漏卜者則或贖以牛馬或收其家産洛江魚鹽之船倭館往來之商必徵其稅以白奪爲能事必攘其貨以衛人爲得計至或遞職在家身不帶爵而陪吏驛卒塡咽門庭私通傳令絡繹州縣則國法不足畏也人言不足恤也罪惡如此而尚保首領臣等竊惑焉於乎當五賊熾亂之時雨雪其雱正士袖手

莫赤匪狐國步斯頻含齒戴髮者孰不欲寢皮啗肉而
羣奸壅閼言路杜塞有識之人只自痛心切齒繼之以
血焉無告之民徒爲重足屛息以目而不敢怒焉幸今
白日中天朝野淸明臣等安敢默默以負我 殿下哉
昔麗朝昏亂仕任之姦慝未過於爾瞻之元惡堅味與
邦之貪縱未浮於五賊之殘虐而及夫肆市之日均受
車裂之刑況此五賊其罪貫盈擢髮難數擧國公論萬
口一談 殿下豈可使極惡不道之羣兇一日假息於
天日之下而爲聖世一欠事也臣等幸而得見二兇之
誅不幸而不得見五賊之誅臣等竊痛焉伏願 殿下

洞察衆情悽從公論明示邦刑亟解神人之憤自餘附託兇謀者皆當正厥常刑無俾易種而或有薄施竄逐者或有偃息牖下者臣等姑不敢覼縷焉臣等俱以寒微無路自達謹封尺紙之疏仰陳討賊之義臣等瞻天望闕不勝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獻義糧疏

伏以 國家不幸兇逆射天此正主辱臣死之日也第臣等邈在南垂聞變最後當 乘輿播越之際未及效奔問之忠臣等之罪萬死無惜而拱北星忱向日葵懷有不得不達焉臣等今月初四日始聞适與

明璉戕殺 王人稱兵作逆臣等莫不痛心切骨聚
首相議十六日又聞賊鋒長驅 清蹕南巡臣等西
向痛哭謀倡義兵與府使臣韓明勗前縣監臣李宗
文傳諭父老召集子弟指日同盟一乃心力無論士
子品官及所率奴僕丁壯者爲兵老病者收糧報于
巡察使臣閔聖徽將欲發程而捷音旋至兩賊隨滅
非但 祖宗在天之靈陰隲於冥冥之中抑亦 殿
下之至誠有以默感而致此一朝之殲盡也京都克
復 宗社再安此實一國臣民之福也伏念臣等旣
於擧義之日收合義糧米六百碩而伏見于今 國

儲蕩竭玆將萬一之補仰助軍國之需伏願 殿下
優容芹曝之誠特寬干瀆之罪臣等無任感激屛營
之至謹昧死以 聞

記

南川石梁記

山之南有縣曰花城城之南有亭曰南亭亭之南有
水曰南川余觀夫此路東通海口北達王城南窮釜
山西極湖南凡商販之所往還仕宦之所來去征戍
之所遞代行旅之所走集而況方伯之營近在達城
州府郡縣之稟報呈訴負載輸納者躡背屣跡魚隨

鴉聯而無一不由於此亭之前則一日之經過此水者不知其幾許人也川之左則平原浩浩廣野茫茫荷鋤被蓑之徒侵星早出帶月晚歸者縣內泉村之人也川之右則林壑邃而薪木稠巖壁高而蔬菜彔揮鎌執筐之輩質明始發昏暗終回者中林樂山之人也而無一不由於此亭之前則一日之經過此水者不知其幾許人也一日爲永川之市三日爲慈仁之市五日爲大丘之市六日爲河陽之市而相貿而歸交易而退無一不由於此亭之前則一日之經過此水者亦不知其幾許人也然而兵亂以後王政未

措歲在九月徒杠不成人皆病涉行路嚬蹙以此爲大欠者十年于玆矣若夫霜風淅淅苦寒墮指怒浪鱗鱗堅冰在鬚弛擔息肩躕躇旁岸解綦臨流骨顫膚裂者早行者之愁也冷雨霖霖積雪沒脛驚波汨汨凍棱生衣搔首頓足彷徨倚亭褰裳涉水齒戰脚慄者暮過者之恨也然則雖以子產之惠難可以乘輿盡濟而時或村氓縛藁戧沙姑作假梁而江漲卽壞曾不崇朝寧有補於長久之術乎萬曆甲辰冬佛者達逢來寓環城願受善課勸勉閭閻越明年仲春念五始擧衆力僧俗畢至於是斬木爲車揭擧爲旗

拔溪谷之山骨運巨壑之雲根不知天日之將暮都
忘身力之已疲越再明日乃成其績則長虹壓波伏
龜橫空行人鼓舌過客彈指夫梁之未成人之病涉
者極矣而今乃成之則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
也昔者大水長川行人之解綦過客之褰裳者豈知
有此梁之可成也哉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此梁
之復爲大水長川亦未可知也惟幸後之人與此僧
同志者嗣而重刱之則庶此梁之不壞也噫余於此
梁有何益於一身哉如或春日微雨乍霽新漲初生
黃冠野服散步逍遙與冠者二三童子五六風乎浴

乎緩節微吟而濯纓波中以此梁爲坐石垂釣灘頭以此梁爲漁磯則此梁之成亦不爲無助於是乎爲文而請誌于花城之縣壁

夫仁寺重刱記

寺之巨擘於八公山諸刹蓋自羅代焉釋氏之教莫盛於麗季琳宮梵宇隱映羅絡至于我 朝而寢微十不一存惟法僉僧禪四堂既置東西兩上室依昔歲在萬曆壬辰海寇㮍化長蛇食國兵火毒焰左堂飛灰餘存數殿亦皆壞漏有松雲大師弟宣武原從功臣教宗判事德辨以慶尙摠攝爲義僧將領軍討賊

丁酉年間自山城來住是寺居四年使善確重修東上室六年使靈連重修講法堂九年又使靈連重修左禪堂甲寅歲師自倡化主首營金堂次營僧堂次營西上室連八年而告畢不幸甲子冬僧堂遇回祿師慨然卽使敬和爲重刱化主使法贊爲丹雘化主而出財補鋟自丙寅至戊辰三年而訖功又使弟洞勸定金堂施采募緣主嗚呼物之廢興成毁相尋於無窮則其廢興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然不有以興之孰有以廢之不有以毁之孰有以成之廢毁惟在於數而成興亦由乎人也噫佛宇之成毁猶在於得人

況吾黨之士曷不忠所以自勉哉崇禎元年陽月吉日識

祭文

祭郭柳溪文

嗚呼惟靈性稟純美質全溫良年在弱冠几乎老蒼外柔內剛言忠行篤惡夫佞者守口淵默剗去牙角行己不方玉無微瑕蘭有孫芳早奉嚴訓勵志立揚記誦經傳才達穿楊大慰親望嵬標江杏誠深奉養孝知先輩侍疾兩載不解衣帶痛結終天骨立柴毀無財不悅禮盡襄事泣血居廬人不見齒朞經去經

跫絶內門月朔拜墓葬亾如存疾革濱死牢拒權論
人謂神扶孝子無殃孰知夭折未及禫祥曾聞福善
斯理之常不壽於仁天道茫茫嗚呼夙余與君心孚
契合親爲中表情同一腹幾年科程印須印友入君
蘭室消我鮑臭頃過鄉閭聞君有疾匍匐往診症勢
已劇豈知易簀幽明永隔嗚呼沉潛之量重厚之資
和順之氣雍容之辭人間何地更得瞻聆有舍閒寂
有齋窈冥雲愁柳溪月慘槐亭爲誰重尋相對儀形
山陽他日一聲鄰笛匹馬荒墟我懷曷極言念及此
有淚滿目嗚呼君昔就殯精甫約我題輓爾爲誄文

我可共辦薄具奉祓弁哭惟我誠微豚子遘疾氣息
奄奄命近朝夕各言其子不遑他及神駕啓路我未
執紼靈櫬下土我未臨穴奠不躬酹豈云盡情拜雖
代手哭不借聲異日重泉見君無面不昧者存庶格
斯薦嗚呼

又 大祥時

嗚呼流年不居大祥奄及愛悅之懷不以久忘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今也
則無哀哉

科製

問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聖人之意必有所在當時之失其制者可歷擧而言歟

對器不可以徒名制不可以失實擧一隅能反其三則聖人之意愚可有辨有是哉觚之爲器也器之有稜乃觚之制則因名取實厥制明矣而世降周衰器失其制稜者不稜觚不爲觚則顧名思義其實蔑矣觚哉聖歎烏可已乎然則夫子之時器不器者多矣失其形制非獨一器而獻酬之際觸物興感悼古傷今奚但此觚則聖人微意豈無所在亟乎執事有所疑問而欲聞愚生言及歷擧者也嗚呼君不君於失

道臣虛位於失職者程夫子所以推觚不觚之意也人非人於不仁國不國於不治者范先儒所以推觚不觚之意也則當時失制不過曰君失爲君之道而臣失爲臣之職人失爲人之仁而國失爲國之治矣此皆吾夫子言外之餘意則愚何復措說於其間哉雖然無已則有一焉禮樂刑政所以爲君臣之形制也嗚呼當時之禮樂僭矣當時之刑政紊矣其可謂得其制乎文章法度所以爲人國之形制也嗚呼是時之文章亂矣是時之法度壞矣其可謂得其制乎卽此究之則觚不觚觚哉觚哉者是亦君不君君哉

君哉臣不臣臣哉臣哉之義而鈹蓋可想矣謹對

易義見龍在田鳴鶴在陰

美大人之利見歎同聲之相應于以見易之時義也云云乾之九二居衆陽之下應九五大人之德而縻之以好爵可不以龍在田比之乎中孚九二在衆陰之下感六五之位而係之以高官可不以鶴在陰言之乎且夫大人在上而其德施於下故以見龍美之賢人在下而其德動於上故以鳴鶴歎之陰陽之動君臣之契可謂至矣抑又論之君臣一體同氣相求見而在田者鈹在天之見鳴而在陰者必有其子之

和聖人 以下缺

拾遺

詩

寒岡先生輓

大德唯能大道傳乾坤正氣篤生賢用功有序明誠盡為學知要敬義全責重經綸時不遇憂深廊廟病難瘳山頹一慟纏安仰韻斷龍門孰理絃

次李石昇休運赤池精舍韻

聞我主人志尚高幽庄始卜解西臯硏經摘約同隣伴錦水風流侍側豪帷中做業三年董門下英才八

斗曾赤池雲物輸輿幅名載皇明上國濠

講話席次李子愼言直韻呈石屛經案

河洛儒風起吾東先進深功後進同始聞賢胤孜孜語誠敬遺編奧旨通

送具錫之仁繼入京 以晦退辨誣疏事在安東道會時

西南迢遞嶺湖長今夕相逢幸此鄉古劒知心游學圃寒齋同枕夢天香山迴北闕雲垂紫秋晩東籬菊謝黃江漢孫舟去路遠憑君頻涉波濤涼

輓趙東溪亨道

人悲永逝扶轝哭我慰長歸挽紼歌國變常經亘

後背 朝念深恥寐無訛揚名顯世心 何憾根孝移
忠德不瑕手足啓來曾子免似君全少未全多

祭文

祭寒岡先生文

嗚呼先生遽棄斯世而逝也耶斯文誰使之振後學誰使之正國勢誰使之安民德誰使之厚耶文潞公之言曰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味斯言其今世之謂乎我東肇自殷師歷羅代屬麗季奎文忠道嫡其傳而文忠以是傳之退陶及其沒而得其宗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學究聖人之

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宗匠乎吾儒典型乎斯文眞儒之作蓋非偶然而孰謂蠱孽告徵梁陰見摧時人喪耳目多士失蓍龜乎嗚呼國無矜式俗迷趨向醉夢之徒擿埴長夜而邪論害正又從而聾瞽之則人欲旣肆天理盡滅而潞公之言到此驗矣人類陷而爲禽學者至於用夷不知今之世爲何等世耶賢師士林之表準道學邦家之氣脈斯文興喪係世安危其所以含哀薦誠奉誄長慟者非特哭士林蓋亦爲邦家也夫

祭石潭李公 潤雨 文

嗚呼令公胡至於斯邦云殄瘁士失著龜篤生斯世
豈天無意仁不見壽理復何恃為士民慟慟均士民
哭吾私慟其慟切身小弟先見門衰祚薄生才幼儀
庭訓早失年甫弱冠遷教又鼓親亡骨肉終鮮兄弟
長而無述醉夢身世幸荷令公忝姻寒家視猶同己
特憐匪義醒昏警愚莫非爾極補失矯枉無非令德
情親友愛恩若生成不肖無狀樂有賢兄敬如嚴師
每恐違教問難河凌稽疑燭照言化古經動為時法
家庭垂範門戶化洽懿德令聲松貞玉溫孰不承風
鄙寬薄敦孰不慕義頑廉懦立前秋仲月訪公床席

起居凡節漸勝疇昔招我枕邊談笑竟夕慮我臟疾
教醫診脈信宿告歸責切去速執手贈言勗以源源
走伻呈扇回札云云書辭委曲文法天然喜公精神
抱病彌全日望調攝勿藥有痊孰云經月訃音旋聞
笑語為別慟哭來門撫殮失聲我哀曷極季冬圓魄
形歸窀穸弟在襄城窆不臨穴日月不居朞祥奄及
西風又至秋色返葉江山舊容去年今日公歸何處
無復來期昊天罔極哀彼三兒來陳薄奠扶病呑聲
酌以告訣庶幾有靈

邵城聯芳集卷之三

邵城聯芳集卷之四

附錄

輓詞

生員鄭四勿 昆峯

同業同心齒亦同呼巡爲伯甲雌雄三旬共詠星峯月十載相思華岳風散櫟幸全斤斧外幽蘭先萎雪霜中素車未赴靈車側題罷哀詞淚灑封

又 師傅崔東巢 臺巖

昔余與子同貪賤相謂書堂有玉堂叅奉職名歸膜外生員功業擅詞場沈痾三載嗟何厄鴻術千

方竟未良已矣從今誰復語八公山色但蒼蒼

又　府使都愼修 止巖

玅歲聲名動四鄰雍容其質氣眞純窮經素志纔初命篤友餘仁享七旬義爲家君聯甲重情因宅相接派親天涯哭望違臨穴縣潰還慙負古人

又　師傅鄭克後 雙峯

夙歲從遊久中年兩阻音連姻情更篤到老戀逾深衷誌希年外空埋太古心抱痾違執紼西望淚盈襟

又　叅奉徐思選 東皐

聞訃至今尙未奔暮年情事已無言親朋盡去吾
能久萬歲相從在九原

又　佐郎李頤蕃 喜拙軒

少日名高翰墨場晩來功業但齋郞幽居不負靑
山約大志虛抛白髮長浮世卽今尋短夢敝廬依
舊掩斜陽無人載酒相繼過架上殘書半在亾

又　進士崔東嵩 香巖

早歲專功經史中琅玕將擬拳　天聰科登司馬
才猶屈官止齋郞命亦竆一亂眞醇傳世美諸咸
神秀繼家風題詞不耐儒林痛北望新阡淚眼矇

寢疾違候問承訃哭未趨今又乖執紼俱是病難蘇

又　　朴宗祜 陶谷

憶曾門下同遊日倏過光陰四十年衰老縱難青眼對心神長在草堂前養閑半世專丘壑樂志平生愛樾泉不料如今乘鶴去洞天寥寂鎻寒煙

又　　都聖兪 養直

人生七十古來稀屈指窮通孰不悲晚採蓮花餘慶厚暫遊鵷列聖恩輝離巢孤鳳號天逈失序雙鴻叫月歸衰病未能躬執紼緘詞痛哭倍霑衣

又　生員金應鳴

世間一死人皆有今日惟公最可憐三傳春秋終東閣十載勲業付歸田文星忽落冥臺裏寒月空迷破屋邊身病遠違臨穴哭北風吹淚灑哀牋

十載攻書史才高命未逢窮途空泣玉壯志失屠龍事業投農圃生涯老蓽蓬慨然歸寂寞言念涕横胷

早託忘年契相從鬢已蓬鴈台雲一片江渭意千重每喜音來好還驚語報凶忍將雙眼淚遙向八公峯

又　崔汝崑

世路知音少瑤琴又絶絃佳期殘夢裏高義斷雲邊子述箕裘業人傳錦繡篇回思前日事不覺淚潸焉

又　同門曺　翰

共託龍門契君先鴈塔名暮山寒笛裏何耐舊知情

又　李允元

忘形交契最相親每仰詞藻聳出倫氣宇軒軒非俗士論談落落異凡人蓮花纔折大科謬驥足何

能小路仰冥府修文應有悉兩楹催夢及公身

又　鄭四益

夙仰儒林丈魁梧氣宇尊積功撲學奧養德在山村客散陳公宅亭空張子園遺風知不沫可想典刑存

又　李休運石屛

自從聞訃幾霑裾却憶陪遊廿載餘床下凄凉東郭履枕邊零落鄴侯書音容寂寂歸黃壤精魄依依返故廬欲寫哀詞愁不寐曉風殘月入窓虛

又　具仁繼

揮毫展卷問蒼天脩短於人豈偶然共說陸機能
作賦咸稱韓子吐泫淵科名端擬陳三策身世惟
輝棣一蓮今日荒山衰草路白楊風動涕漣漣

又　　　　　　　　　縣監郭後昌

仁川名派世簪纓風彩流傳擅達城早歲掛牛成
學業晩年司馬繼家聲先人舊日無邊好小子今
朝不盡情慘憺松楸內洞裏不堪回首淚交橫

又　　　　　　　　　生員楊景泗

仁川遺範擅當今繼世風流衆所欽泮水玉蓮聯
白帖齋宮爐火惹青襟晩年林壑幽棲計夙歲君

民致澤心萬事已隨朝露盡英徽髣髴聳山岑

又　　楊景汶

慕堂門下始知公景仰論文獨處通晚占林泉安素履時遊江閣樂和融人稱勤苦儒家業我服寛容長者風司馬聲名今寂寞齊歌一曲曉雲中

又　　閔譚

公於先子情相好先子於公誼益親司馬一時修契友匡山十載共貞人世間萬事雲初散厚夜雙靈眼更新痛哭斯文長已矣哀詞題罷淚霑巾

又　　金君勉

上下相隨自丱童一心丹赤所藏同何論富貴營
三窟長恨雲山隔八公伯仲親行今幾在棣棠和
樂揔成空順寧只是君無憾暮鴈哀哀叫北風

又 全有性

早立芝山雲歸遊泗水春爭名寧使氣隱德自頤
神風斷雙飛鴈天遺獨步麟平生辜負恨滄海卻
無津

又 進士都慎與

知我惟我叔許我亦我叔欲謝勤厚義勤厚義不
極欲灑今日淚今日淚不竭殘生失所依此後誰

依託況公與先子同庚又相悅應知九泉下精靈

有相覿幸報未死兒猶存視與息

又　　　　　　　　　　裴聚可

有子有孫壽且富人間五福孰如公秪恨外門零

落盡老夫揮淚仰蒼穹

又　　　　　　門人進士李時華

名家人說我明師玉色瓊詞籍一時志篤窮經怠

飽暖心專教育樂提撕楚璞難售悲刖足漢門無

謟任棲遲爲仁食報非虛語寳樹應繁百萬枝

我昔摳衣日年纔十四時悾悾才甚魯眷眷敎勤

斯慟矣今安仰餘生又病衰未酬猶子視空詠昊
天詩

又　門人曺承孝

承誨繐堂下摳衣杖屨隨指引追先進提撕覺後
知桂蕚藏金殿蓮香吐玉池病負三生義遙題灑
淚詩

又　李陽晉

當今林下士趨俗孰如公日月雲邊鵠乾坤石上
松世情朝暮改操守始終同追想孫高義令人淚
灑風

又　柳汝樟

七十人間少身兼壽貴誰家豐無謝褐業厚免韓飢光采生前職餘華孝順兒未能躬執紼徒自涕漣洏

又　鄭埴

門失其宗禮拜疎鄉無元老酌誰先菊塢風悲傾藥竈梅壇月苦濕茶烟遶樹微莖還寂寞隴雲慘憺空依然臨歧題輓哭之慟執紼淸晨涕泗漣

又　從孫之海

恭惟我大父叅奉又生員知命安吾分居閒養性

天生從四鴈後化去二鴒先痛哭情何極題詩淚及泉

行錄

公姓蔡氏諱先見字明甫號雨傳軒仁川人始祖諱先茂麗朝贈同知事歷大將軍諱愼徵禮部尚書諱寶文六傳而至刑部尚書諱元吉戶曹典書號多義堂諱貴河軍資少監諱泳於公爲九世八世七世祖也高祖諱禧進士曾祖諱亂周進士祖諱泓參奉考諱應麟生員號灘隱娶平山申寬女以萬曆甲戌正月十五日生公性儉約不事𡡉飾

有謙謙君子之風幼耽書史至忘寢食年十一丁先府君憂執喪哀毁欒棘之容斬然若長者度二十歲遭母夫人喪愼終追遠一遵禮制鄕里稱之及長慨然有求道之志負笈於芝山曺先生之門摳衣於寒岡鄭先生之門卒以文學著聞爲士林所推中丁巳生員光海時賊臣爾瞻幽廢 母后瀆亂國經嶺中多士上疏請誅端溪金公是樞爲疏首公以製疏兼掌議疏入不報 仁廟反正後又與昆峯鄭公四勿上疏請斬五賊甲子正月适賊自平壤斬使擧兵長驅二月初四日 大駕播

越之報始聞公發憤倡義募聚鄉兵欲進討賊與
府使韓公明昷前縣監李公宗文傳諭父老名集
子弟收糧得六百斛遞報于巡使方將發行而捷
音先到匈賊就誅公因上疏請獻所收米以助軍
國之需丙寅擦訪節義除公 禧陵參奉暫入京
供仕卽棄歸築別墅于美岱東麓上以爲晩年棲
息之所日與慕堂孫公處訥止巖都公愼修雙峯
鄭公克後臺巖崔公東嶪諸賢講論遊衍崇禎甲
申十月十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內
洞先考墓青龍子坐之原先娶月城崔氏後娶吉

安林氏生四男集楞穋杞集男養久慶久楞男貞久敏久杞男之孝之悌之忠之信後三十年公之孫養久將立碑以表之屬余記其實玆敢忘僭越略陳大節以竢後日尚論君子得焉

仁川李鳴宇謹書

墓碣銘 并序

灘隱蔡先生於吾先君爲外王父有丈夫子七人或拓宕不羈以風流氣義相尚其第五曰 禧陵叅奉諱先見字明甫惟以儒學業其家爲士林所推當光海時賊臣爾瞻幽廢 母后潰亂國經時

則嶺之多士合辭赴 闕請誅之雨觀公尸其議
仁祖反正上疏斬五賊又於适變倡義募兵未
克勤 王而有獻糧之疏丙寅授誥節義除寢郎
暫入京供仕而歸甲申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一而
歿越三十年墓道之始立石寧不悲哉謹按蔡氏
系仁川高麗仁川君先茂爲鼻祖歷大將軍愼徵
禮部尚書寶文翰林待詔永年內給事仲舒司設
直長珪判軍器監環版圖判書允臣刑部尚書元
吉戶曹典書貴河軍資少監淥司宰直長耆副司
正云實至進士禧娶昌原朴氏生進士胤周郞公

之曾祖祖諱泓爲奉娶兵曹叅判永川李榮女考

諱應麟生員是灘隱先生教子弟有法處鄉黨以

義妙齡負文名嵬蓮榜卽抛擧子業築二亭琴湖

上講學詩酒以没世世謂江上仙娶平山申寬女

萬曆甲戌正月十五日生公性儉約不事嫺飾有

謙謙君子之風幼耽書史至忘寢食長遊藝苑以

文辭著聞中丁巳生員累解不第士論惜之先娶

月城崔氏後娶吉安林荀女生四男僎楞穆杞僎

男養久慶久楞男貞久敏久杞男之孝之悌之忠

之信葬內洞午向原從先兆也養久謹於奉先規

爲不朽計謁余文記其行治庶幾有後哉銘曰

其言訥訥其行循循結義抗疏寔扶彛倫縱闕其塗有孫振振是謂食報猶賈必售我操是契求詒于後有坎其室公山之陽無鼓以壞奕世彌長

上之十五年甲寅十月日戚從孫嘉義大夫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李元禎撰

碣文吾先祖歸巖公所撰顯刻歲久泐鼓潛光懿蹟無以焜耀雲仍合謀經紀治石改竪用責麗牲距始建百五十七年庚寅十月十日也廣陵李以儉敬識

墓誌銘

公姓蔡諱先見字明甫號兩傳軒其先平康人有諱先茂高麗時封仁川君子孫遂以爲貫其後顯者曰大將軍愼徵禮部尙書寶文版圖判書允臣刑部尙書元吉戶曹典書貴河自典書歷七世至諱應麟旣成進士遂棄擧業隱居求志自號灘隱娶平山申氏寬女以　穆陵七年甲戌月日生公公有兄弟七人皆倜儻不羈公獨謙恭好禮敦尙儒術爲人士推重時光海政亂賊臣李爾瞻用事館學諸儒生累疏請斬爾瞻光海愈信用爾瞻然

亦不甚怒儒生爾瞻患之及辛酉秋嶺南儒生繼起公尸其事旣踰嶺與湖南武舉者錯於塗於是爾瞻揚言儒生謀爲亂挾弓矢水陸來會閉都城門發兵格殺光海頗惑之然爾瞻亦多仇仇以其計先告光海故疏上不報亦卒無事及癸亥 仁廟反正又與鄭昆峯四勿上疏請誅爾瞻餘黨五人甲子李适反倡義勸 王聞難平旋止仍獻所聚軍糧若干石其忠義奮發天性也丙寅選授禧陵叅奉尋棄歸以 仁廟二十二年甲申月日終于正寢壽七十一葬于大丘府八公山下內洞

子坐原先兆之左公曾祖諱胤周進士祖諱泓系
奉公初娶崔氏無子再娶吉安林氏蔚女生四男
榘椤槮杞銘曰
夫也不良國人噤齗雖則羹食輿受其敗旣夷以
淸吾又何求有始有終永託斯丘
上之二十三年己未九月日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
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驪州李家煥撰

遺事

蔡君允復嘗以其先祖兩傳先生遺稿及輓詞行
錄誌碣銘屬余讎校曰先祖棄世後家世多故平

生所著述散佚殆盡十不能存一存且多殘鈌訛
舛子是吾氏之自出願有以商之既而過余于靈
水之僑舍印其前託乃又曰先祖事蹟之表著者
甚多而尚闕狀行文字恐不足以詔穉昧復以此
煩子夫二者大事也余固非其人且如記事之狀
所以乘韋於求銘而今碣與誌已具宐無所事此
矣況李公鳴宇之所撰錄在又安庸贅爲然勉以
義係之重而辭之終不獲則遂取遺稿略加點竄
仍撮其行事以倣古人遺事之例而別爲序次如
左公諱先見字明甫其先仁川人考卽松潭先生

母夫人平山申氏兄弟凡七人公行居第五 穆陵七年甲戌正月十五日卽其懸弧之辰也松潭先生旣成進士卽棄舉子業隱居求志教諸子嚴有法度公自髫齔擩染義方德器成就者有異於凡兒慈祥恭儉謙謙有君子之風焉旣受學曉悟夙詣不待長者課勸而能不懈至忘寢食異日之大振文華克紹家聲已兆於此矣十一歲松潭先生捐背號慕哀毁如成人及遭母夫人憂年甫弱冠且際兵戈搶攘而居喪一遵禮制鄉里稱孝常恨早失二親諸兄又皆無年與佐郎公都事公友

愛翫篤一室湛樂怡怡如也琴湖西岸崔旱有松潭
先生所築狎鷺亭有二亭乃先生之終老菟裘而
以江山勝區擅于東南壬辰亂燼於倭燹其地爲
他人所有至己酉佐郎公與公及諸弟謀歸其直
以還而重葺之先揭小有舊額遂有詩曰巖邊勁
節數株松特立巖霜歲律窮如今肯構三間屋依
舊江山月與風公和之曰舊主來依舊址松世間
翻覆信難窮山光水色皆如故從此兄能繼考風
兄弟日處其中觴詠嘯傲恰有塤篪萼棣之趣焉
自以文獻故家每懼家學之或圮因階大肆力於

墳典之中而猶以爲未也慨然憤悱志切求道遂
從芝山曺先生學又拜寒岡鄭先生于泗水之陽
自此往來兩師門得聞爲學大方歸而扁其軒曰
兩傳蓋欲以兩先生之道傳而習之而寓志於斯
矣丁巳中司馬生員人惜其晩而公且倦於進取
見昏朝政亂時事日非遂杜門掃軌無復當世之
念而賊臣爾瞻用事斁廢彝倫瀆蔑國經至有
西宮之變而乖亂極矣則公雖居草茅忠憤自激
未嘗不搤腕雪涕欲厭其肉而不可得也辛酉夏
請斬爾瞻之疏始發於館學而嶺中多士聞而繼

起以金端溪是樞爲疏首將爲排雲叫閽之舉八月初吉一行數百人裹足發行公實尸其議而疏則出於公所自製也方渡漢江適與湖南武舉子同舟爾瞻詗知之以謊說撼廢主曰嶺儒張弓矢水陸而來其意不可知當閉城戚衛以待廢主頗惑之事將不測有與爾瞻修隙者先以其計陰告故疏凡四入而卒無事然爾瞻固自若可勝歎哉

及癸亥 仁廟改玉爾瞻伏誅而餘黨猶多有漏網者公又與鄭四勿疏請鋤治甲子春适璉稱兵反 大駕南巡公山公聞變報西向痛哭遂與李

洛浦宗文主倅韓明勗叶謀倡義選軍兵募軍糧
將指日發勤 王之行旣而難平遂止仍以其所
聚米六百斛爲疏獻之 朝請以補軍實 上允
之丙寅自 上命授訪節義人調用除公 禧陵
參奉蹔赴尋棄歸築別業于美谷村之東麓以爲
晩景棲息之所日聚鄉隣朋徒講書史商名理有
時興至則出而徜徉於雲林泉石之間消遣世慮
所與遊者孫慕堂處訥都止巖愼修鄭雙峯克後
崔臺巖東嵲也以甲申十月之十日卒享年七十
一葬于解北村內洞子坐原先兆之左世系配位

子孫錄具在誌碣中茲不復及嗚呼公平生忼慨多志節不以勢屈不以威挫蓋有千萬人吾往之勇焉方爾瞻之擅弄威福人莫不惴慄媕婀無敢抵其巇者而公乃倡起同志必以生行死歸之計咋指而西則胷中只有一片義理而已焉知鼎鑊之在前而刀鋸在後乎今讀其疏辭可謂句啣鈇鉞字挾霜雪危言直舌足以褫權兇之魄而破奸諛之膽矣豈不誠毅然大丈夫哉孟子嘗論浩然之氣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公其

有得於此乎然則公之素所養可知已何可與一時颯爽於襲取之義而旋鼓旋罷者比也公嘗好讀春秋三傳明於誅亂賊之義後來所樹立若是其奇偉亦可謂不負所學矣素善筆藝尤工於篆云蔡君公之四世孫也勤於述先凡爲之發潛闡幽靡不用極又能收拾斷爛圖所以壽其傳而謬託之勤及於余余亦與在外裔烏可無一言遂書此以歸之俾族後世之知德者致焉龍集巳巳二月壬寅外裔孫沙梁崔興璧謹書于菊田之僑舍

我曾王考遯叟府君嘗裒稡先祖兩傳先生遺

集而斷爛無餘當時事行亦有所未詳請狀行
於菊田而以菊田翁之博識信筆猶有闕焉可
勝恨哉近接遯峯集及鋤齋集答書與贈具琴
巖詩始知有庚戌寒岡先生之被誣朴而立也
與同門諸賢抗章伸辨辛亥晦退兩先正之被
誣仁弘也扶病赴安東道會以敦疏事病未赴
而拜疏儒入京不但討逆正倫凜凜於後扶正
斥邪已炳炳於前矣今於拾遺之日擧此兩條
以補狀行之闕七代孫錫玄謹識

慕堂贈詩

送別　陳賀行時适亂既靖　車駕還都

如何感淚太交頤此別應殊昔別時　大駕纔巡湖內浦元戎已滌漢城池兵餘殺氣凝笳解都下歡情疊鼓隨盃酒繹權眞上策頽陳廊廟達　龍墀

述懷

豪士朋從滿四遼吾鄉知是好林泉或歌或舞綠楊畔相後相先芳草邊一片年光君愛惜百盃醇酒我留連人生長向此中老焉有閑愁到眼前

聞下第還鄉

千里崤函馳遠想東林豈料共蕭騷鬢斑霜雪多
年別心約丹青晩節牢得失已知春夢過利名何
必性靈勞從今玄豹林中隱任嘯溪風山月高

鋤齋答書

所居甚僻陋罕與人接終被涔寂所迫獨與從昆
季泛月湖岸竟夜酣暢誠以自家心界有鬱悒而
然也際玆珍函遠惠聞與崔鎭仲李子貞諸人進
進尋公山水石匪爲景物役也無乃嚮弟之泛月
同一襟懷也耶年來倦於筆硯趂未奉覆此日節
宣亦甚似弟與兄同一星甲則老且疣亦不必先

後見今時事久寄而何待乎庭菊新吐稻酒兼釀幸以此時一顧則可作一塲劇談以洩老抱母孤此望如何

又

老兄記得咸興李上舍督否古西厓柳先生門人而寒岡先生所嘗推許者也昔吾庚戌疏會時兄亦許心屢朔同苦一別南北魚鴈無憑而其玉樹清標未嘗不耿耿於夢寐矣今秋家兒愼修自咸關而持來疏帖李上舍已古而無嗣獨有此錄老兄聞之必發一聲哭比來頤養神相是庸祝祝

西山書院奉安文 甲申九月

義堂聞孫潭翁賢胤蚤襲庭訓克篤躬行禮盡居喪志切求道摳衣負笈泗水芝山得聞大方兩傳自號不屑進取高卧先亭特立寒松兄唱弟和抗疏排闥寔扶彝倫恊謀勤 王彌激義憤千萬吾往賁育莫前槩公所存由學以得旨詖之講名理之商一部春秋是公受用緬想德義疇不欽崇同堂揭虔于祖于父歆我牲醴啓我後人

翊贊柳尋春

西山書院 未賜額在府北十里東中面

蔡公諱先見字明甫號兩傳軒松潭應麟之子幼耽書史志切求道受學于青溪之山好益鄭寒岡逑兩先生之門丁巳中司馬時賊臣爾瞻濱亂國政辛酉公倡多士上疏請斬之又上疏請斬五賊甲子适變倡義聚兵未及勤 王捷音旋至乃上疏獻義糧以助軍國之需丙寅授訪節義 除叅奉丁卯之亂琴灘公先吉爲本鄉義兵將公爲兄主畫方略晚年卜築書社于公山下美溪上扁以盛才爲修藏之所日與慕堂孫處訥臺巖崔東集諸

賢講討遊衍焉

拾遺

西山書院記

達句北王屋之下琴湖之上有西山書院多義堂蔡先生之所享也何謂西山先生不事二姓配乎伯夷也東廡享松潭西廡享兩傳軒先生之七八世孫也享何以世世其德也先生生于達句仕于松京至戶曹典書麗亡痛哭掛冠入于杜門洞後盆西入于牧丹山多義峴以終後三百餘年己卯西之人立遺墟碑又六十餘年甲申南之人建是

院先生講學之鄕也行修于南而節見于西南之
院曷可已也今入見節義知節義而不知所以能
節義者蒼黃鼎革之際從容取義畢命窮山不疚
不悔其節誠卓然矣是顧一朝之所辨而獨無所
以能是者乎院之上流有鄭圃隱臨臯書院盖圃
隱居永川先生居達句百里而近家狀曰自少從
遊講磨爲己之學後來成就或死或去而同歸於
三仁之行吾知其必有以也先生之入多義李文
靖公亦入牧丹山文靖公號牧隱先生號多義牧
隱贈詩先生和之松石花竹之句若伯夷之採薇

而相歌也噫若先生之賢與圃牧同傳未知其過
也豈徒一節云哉先生之西也諸子皆西獨長子
奉遺命而南子孫繁衍賢有行者相望而松潭公
尤杰然築亭琴湖修講道義府誌曰師友寒岡私
淑陶山不幸見危是必能是節者也兩傳公當昏
朝則請斬爾瞻聞适變則飛檄倡義直聲動一世
而徐求其本則過松潭之庭升寒岡之堂是亦配
道之氣也是兩公之從與享之不亦宜乎兩公事
蹟年久放佚而先生之世倍之文獻尤無徵先生
後孫必勳南袁輯斷爛彙成若干編猶慊焉不足

院既成求余記文以益之余曰子無慊也先生杜門洞人也 聖朝於杜門洞事以碑以壇表揚之不一是亦先生之表揚也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得乎吾 君而爲夫子則又何憾焉顧余無史遷筆不足以廣其傳也雖然有復焉高山景行秉彛所同遊焉息焉者猶慕之無窮况於羹墻者乎發潛之節疏式似之美大子盍圖其大乎修之爲學問思辨發之爲節義名行子盍修其本乎若夫山水之勝亭臺之蹟堂廡楹室之制院之所耳目也無容記焉

參議金榕憲

盛才書堂記

八桂之趾有洞曰盛才古兩傳先生蔡公亭其間因其名而名之達城誌所載盛才亭是也公早遊岡芝兩先生之門與聞其旨訣而出而抗疏則義光椃魄處而讀書則生徒鼎集盖地固擅勝而亦以人勝焉亭久頹圮公之曾孫尚鼎仍重搆之以克趾緒業而爲課士講學之所及至規畫已成後孫鎭國榮國又葺而新之易以書堂之號所以廣先祖之志事而來一方之學者也直堂後不二百赤有先墳春秋上塚齋宿於斯亦一思亭也榮國

氏之子相坤徵記於余余辭不獲語之曰是堂也劑喧僻備與曠擅一壑之勝遊矚者自當載其美又安用記爲獨有一說可以記述者盛才之名美矣哉蔡氏才學之盛其將有日乎夫才莫盛於洙泗而聖人有才難之歎才之難有如此者然天下未嘗無才而才之養爲難苟得其養則爲成德爲達才苟失其養則其所謂養之者適所以害之今家塾黨庠相望於里閭而鄉無善俗世尠良才何哉是必有其故矣嗚呼其亦愼其所以養之哉養之道無他課孝悌以培其本勀詩書以博其趣使

之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已先生之所以勖船壽後者亮不外是爲公後人而遊處於斯者望墟墓而興其油然之孝瞻堂宇而思其肯搆之艱以是心爲之底本而講信修睦出入不悖所聞又以餘力治文攻藝以爲需世應用之資則養之道得而次第成就才學輩出庶不負堂名云爾

驪江李鍾祥記

盛才洞遺墟碑銘 幷序

昔宋胡澹庵當秦檜用事之日以隻疏攖其鋒晦庵夫子曰宋中興奏議此爲第一又曰當與日月

爭光其所以屢稱而亟許之者何取焉以其明天
下之大義扶百世之大倫也其在于今有若兩傳
先生蔡公之辛酉一疏豈非所謂明大義扶大倫
與日月而爭光者耶公自少內而受松潭先生教
養之化謙恭好禮敦尚儒術外則摳衣於岡芝兩
先生之門得聞大方折節求道丁巳中司馬時賊
臣爾瞻幽廢 母后斁絶國綱館學諸儒上疏請
斬光海不聽益信用辛酉秋嶺儒繼起合辭赴闕
公實尸其事癸亥改紀爾瞻伏誅又上疏斬漏網
五賊甲子适亂募兵勤 王難平旋止仍獻所聚

軍糧六百斛以效奮忠之誠丙寅 除禧陵參奉暫赴旋歸築別業于[illegible]城北美岱村後盛才洞日徜徉其間歌詠先王之道時與孫慕堂處訥都正巖愼修鄭雙峯克後崔臺巖東集諸君子講學論理優遊卒世嗚呼公嘗愛讀春秋三傳明於討亂誅賊之義後來所樹立如是磊落亦可謂不負所學矣故判書歸巖李公元禎銘其墓尚書李公家煥誌其幽俱言其事今去公之世且數百年矣秋霜烈日之標雖不可復見而尚幸故墟猶存江山依舊想像欽慕之不已信乎高山景行秉彝所同

也公後孫華國嘗謀立石遺墟以識其事未遑而卒今其從子範坤繼其志石既具送其再從姪錫廷三從孫龜海俾敎禹相其役敎禹以績偉詞拙屢辭不獲命則僭次其事始末因竊識其所感於心者曰彼官尊祿厚受國榮寵者一朝臨利害遇事變率皆賊彝倫敗天常而不知恥公以嶺外一布衣非有策名委質之素而乃抱尺函登九墀蹈斧鉞如平地任宇宙之棟樑夫豈有他哉特以其忠義之根於性取舍之明於外有非利害禍福之所能移者其殆兩先生之遺風乎矧乎千秋一片

石輝映山門長使後人摩挲起感曠百世如朝暮則其所以激清廉頑立千古綱常之寄者將與徽亭醉石幷美齊聲與此山而悠久矣嗚呼偉哉公諱先見字明甫其官閥世系學業行治已具於諸公所記載玆不復贅之係以銘銘曰

帝降民衷曰惟彝倫彝倫維何父子君臣唉彼羣憸豈無此德維利是牿喪厥天則　西宮幽閉南士叫閽公尸其事賊殲名尊夫豈有爲維義之取既著天明亦植人紀盛才之原有石硃磅山高水長永世風聲

通政大夫前行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教韓山李敦禹撰

道儒呈禮曹狀 壬申十月日進士洪文弼崔奎鎭鄭錫珪等百餘人

伏以闡幽揚潛 聖代之令典慕賢崇德士林之公議也苟有懿行偉蹟扶世敎補風化則豈以年代之久遠終歸於泯沒哉本道大邱府古有兩傳軒蔡先生先見卽杜門洞多義堂貴河之八代孫也大司憲老旹之六代孫也松潭先生應麟之子也世有令德家傳節義先生蚤襲家庭之學而年及弱冠從芝山曺先生遊又事寒岡鄭先生之門一

時師友同然推重號曰兩傳盖取其傳兩師之道也先生粤在昏朝見時事日非杜門講學無有當世之念時賊臣爾瞻用事斁廢彛倫擅弄威福至有 西宮之變乖亂極矣人皆惴慄莫敢抵其巇者而先生獨以生行死歸之計倡同志上疏請斬斧鉞之筆凜凜乎春秋之大義雖其三疏不報而危言直舌足以破奸兇之膽喪亂賊之魄今讀其疏想其人則百載之下凜有生氣及癸亥 改玉之初朝著更新爾瞻伏誅而餘黨猶有漏網者先生又疏請斬吳汝穩朴光先等五賊辭嚴義正專

以扶天綱討奸肚爲一副當義理而直節清名昭
載國乘危忱義聲快雲興憤逮至甲子逆适之變
賊兵長驅 大駕播遷先生聞變發憤灑涕倡義
選軍聚糧將發勤 王之行而捷音際到兇賊就
戮則因以其所聚米六百餘斛獻于 朝以補軍
國之用又於丁卯胡寇之亂爲設義旅廳於達城
區劃方略多有功效苟非忠義素所蓄積於平日
者豈能辦得於倉卒之際乎 上命搜訪節義人
除公爲 禧陵參奉暫赴尋歸築亭于公山之下
美溪之上以爲晚景捿息之所而日與慕堂孫公

處訥雙峯鄭公克後諸名賢講書史商義理時道
臣尹公暄李公基袾朴公慶新地主李公穧韓公
壽遠李公鋌趙公國賓諸縉紳皆聞風來遊有時
興至散步徜徉於雲林泉石之間其胷襟之灑落
亦可想矣默齋李公鳴宇狀其行曰公性儉約不
事嫺飾有謙謙君子之風以文學著聞爲士林所
推歸巖李公元楨銘其碣曰其言訥訥其行循循
結義抗疏寔扶彝倫嗚呼先生之歿今至百有餘
載而前後事蹟之照人耳目赫赫若昨日事如彼
卓越之行儒雅之風終歸于泯泯尚未蒙闡發之

典公議之抑鬱當如何哉當今 聖明在上西警
告捷凡有一節一義之人莫不闡揚則惟此蔡先
生之節義奚獨後於人而無聞耶生等玆敢以一
道同聲之論撮要仰陳伏願 特軫扶世敎補風
化之義上達 天聽俾蒙 褒贈之典謹冒昧以
陳有鄕道儒呈營府繡衣狀十餘章而煩不盡錄

大司諫疏姓名逸不傳

伏以臣以不似猥蒙 恩除忝位諫官之長已踰
旬日而素患痰積當寒添劇久廢寢食尙在人鬼
未分之境向於聯啓之時甚至有病頃之擧臣罪

至此萬戮尚輕第伏念諫官上察 國政之得失
下撥民風之淳薄其爲職也不可一日虛縻而況
自趙得永事出之後凡係臺閣之官者孰不共討
以洩神人之憤而臣獨以病晏然在家 召牌屢
臨不敢承膺孤負 殿下委畀之恩都虧人臣分
義之重悠悠蒼天此何人斯伏乞 聖明亟遞臣
所帶之職仍治臣逋慢之罪以重國綱以安臣分
焉臣於辭遜之章固不敢贅及他說而關係節義
之事不能無語而況自西變以後世道日降人心
日陷無望振起其討何在今日急務豈在乎褒揚

節義俾朝野之人以爲聳瞻則足以爲鎭安之一
道豈可以事在久遠置之含默而初不枚擧耶臣
於此人孰知其事蹟之本末而特以世代之稍遠
曾未一陳而西賊旣幸討平則無論古今忠義之
人一幷采問生者賞之死者褒之然後可以鎭安
人心玆曷故焉夫忠節二字卽於　國家多難之
時所以有之則褒忠奬節之政不可以古今論之
故叅奉臣蔡先見卽嶺南人而故進士臣應麟之
子也世受　國恩科宦不絶嶺之一道稱謂簪纓
之家而受業於鄭逑曺好益之門當時士友許以

師門高弟號曰兩傳其學識之高明於此一事可以推知嗚呼昏朝政亂爾瞻用事斁敗彝倫國幾亡矣以草野之布衣賤蹤不計刀鉅之在前倡起諸士自製疏章請斬爾瞻今讀其文句句鈇鉞字字雪霜苟非平日忠義之所蓄積者豈能致此於當日哉癸亥　改王之初爾瞻雖幸伏法餘黨尚多漏網又奮不顧身上疏請誅吳汝檼等五賊之頭辭嚴義正無復容喙今其疏章宛然如見古人之風稜只切欽歎之私而又於甲子逆适之變發憤倡義私自選軍私自聚糧將發勤　王之行捷

音際到凶賊就戮只以所聚米六百餘斛獻于
行在補軍需前後事幷係忠義之地而及夫丁卯
胡寇之亂爲設義旅廳亦多有勤勞之著見者其
節義所操可質于天地神人昔在 仁廟朝丙寅
搜問節義人除以 禧陵參奉暫謝 恩命卽歸
築亭於八公山下以爲棲息之所日與諸賢士唱
酬講論不有出世仕宦之意以終其年壽如非有
志於道義之人則棄官入山甘作爲 聖世閒氓
耶其外居家修身許多有可法者而至于今數百
年之間嶺之士子互相傳名稱以高師屢起公議

呈官呈營或呈禮曹前後道臣或題以幽光潛德
至今泯沒豈勝慨惜或題以闡幽揚潛當採實論
報或題以古之遺豈不勝欽歎然狀　聞體重當
量處禮曹則題以營題盡之矣近有新式自當摭
實處之云此皆例題而幷以年久而無勢家事難
於狀　聞者也況其子孫零替僅若窮不能自存
者然此豈非所可矜寃者哉褒揚節義收用子孫
國之大典而近世以來壞了此法無有所聞臣嘗
慨歎而不已者也顧節義之卓越如彼而尚今泯
沒則無以有辭於嶺之士矣臣爲此擧畧以上

聞伏乞 聖明特垂奬恤之恩 命下該曹褒贈
爵號亦令銓官采用其當孫以為觀感於嶺之一
道則不但為嶺之一道觀感而已抑使八方之人
聞風興感然則亦足為鎭安人心之一急務伏願
殿下勿以人微而廢其言也云云

諡狀

蔡公諱先見字明甫號兩傳軒系出仁川仁川蔡
姓卽吾東顯閥其始祖諱先茂麗朝贈同知事歷
大將軍諱愼徵禮部尚書諱寶文六傳而至刑部
尚書諱元吉戶曹典書號多義堂諱貴河軍資少

監諱泳於公爲九世八世七世祖也高祖諱禧進
士曾祖諱胤周進士祖諱泓叅奉考諱應麟生員
號灘隱又稱松潭師友諸賢講明義理終享于本
府柳湖書院而以萬曆甲戌正月十五日生公公
外王考郎平山人申寬也公於平日素好儉約不
事嫺飾士君子風稜得自天性而又癖書史至忘
寢食年纔十一居先府君憂執喪哀毁之節不下
長者當時諸人咸稱異度又二十歲丁母夫人喪
愼終追遠一遵禮制及其長也慨然有求道之志
負笈摳衣於曺芝山好益鄭寒岡逑之門卒以文

學者聞士林推宗鄉鄰敬重罔不以大儒期待焉
中丁巳司馬光海時賊臣爾瞻幽廢 母后濁亂
家國權重一世莫敢誰何而嶺中多士封章請討
公於是時主其議製其疏疏凡三入而不報 仁
廟反正之後又疏請斬五賊不徒載之國乘略錄
遺稿照人耳目就而一覽斷斷忠赤令人起感而
奚獨此也甲子适變 大駕播越公發憤倡義召
集父老募兵收糧方營啓行何幸捷音際至凶賊
就戮公因上疏獻以所收糧六百斛要助軍國之
需歲在丙寅始擧公節義拜爲 禧陵參奉只緣

分義一謝 恩命尋歸別墅永作棲息之所乃以
甲申十月十日考終享年七十有一先配月城崔
氏後配彦陽林氏生四男集樗橃杞次第有嗣式
至于今此其大略世遠年久不能稱揚其萬一方
今 聖明在上採用忠節臺言峻發公議乃伸始
焉褒職終焉錫謚固知百世之下必有一伸之時
而惜乎公之孝公之忠公之義晩始彰著也不佞
忝在後生不敢與聞於公之美蹟而感歎之私自
不已焉略抄行錄謹叙其槩
輔國崇祿大夫敦寧府領敦寧永安府院君金

桓淳撰

嗚呼我先祖兩傳軒先生遺集不宜若是尠少而先生之歿後未幾家故多難許多著述散落殆盡而行且數百餘年之後若干收拾終未免寂寥其爲子孫痛恨當何如也然惟庚戌辨誣之擧辛酉癸亥討賊之疏不但爲扶正植倫於當日抑亦百世之下可以知吾祖文章節義之萬一豈其偶然也哉且是集始刊於己巳再鋟於癸亥今不必事此而近得詩四祭文一於當世諸賢文集中又得請褒時疏狀及諡狀於各

家巾笥之藏以倣古人拾遺之例付于舊本之
後幷與從先祖琴灘先生逸稿聯爲二冊僃其
考覽略記顚末庸寓羡墻之慕云爾壬寅四月
上旬日八代孫龜海謹識

邵城聯芳集卷之四終

兩傳軒文集重刊跋

右兩傳先生蔡公遺集也舊刊來久多刓缺且遺文古事之漏也者不得不添入於是役皆士林議也扵李公以招浮為父其學固有所

受之矣而又得閩楚之間先生爲之
附俱蒙印可受自歸物情無以此易
光燄以兇賊匪爾旣勢焰熏灼人
莫敢少忤而公首倡儒疏沐浴請
討由是時望知有刀鋸鼎鑊卽甚

剛方正大之旨利不能誘威不
能怵而眞可謂不負所學者今是
集摭意蒐輯釐爲若日以謹寫可
怊然觀而始門期謝之殷別謝處
幸是矣讀請斬角瞻後學

字於霖烈日長文何改多容與毀
說訖公笑曰六書孫範坤老人書甘
文之制全無多置一言令余畧倣
胥素不敢不敬誦蓋公平生喜
讀春秋三傳淳于士不可不知春秋

之義而爲不聞春秋之義則僭賊
臣戮倫之所以係能出方崇討邪
跋之羅字與則亦辛亥一著之詩
由本而當論以無所宜加彼將者
之彰也如是云

驪江李鍾祥 跋

癸亥四月日

盛才堂重刊

郚墣聯芳集跋

嶺之南我東之鄒魯士大夫多
興起而冠冕於一時彬焉俎豆
於千秋者弦承踵相接而指不勝僂
播此莫非

列聖朝培養之化諸君賢薰炙之
澤耳
松潭蔡公吾鄉之先生也私淑陶山
學問之淵源先正考槃澗寓家居
之行誼尤篤觀於遺稿可知其記存

之兆何而靈芝醴泉遠傳暢條
公孫子琴雖兩傳二公即八龍之文
身請馬之最取陽亭圖翁而資道
羲軒犀照誅謀曬賊而還尊宇
節安多士倡義旗助倫忠家奮危

思吾華芳陵替矣堂兄彦厚甫思
於章譜兩世之詞以示韜於後世其意
斯願其在斯願者嘗惜夫殘篇賸韻
之收拾而刊行之藏去不遺片鱗斑毛
是二世之淵源謹行當有流傳於

士友先輩之唱酬諸篇足以想
像其遨遊則文章緒事本不足爲
少而崑山之玉桂林之木亦何傷於其
字寔枝片枚也哉頃以荒湛樂哉一
生楼華輝映於百代也醱吾集之

所以列諸以名世者侯與兩詩公誠孫
允復甫子雍風聞其書遂及寧南
邑隣有鋟梓之役來示弁卷首之文
要余一言以續貂果歲寔敘先
闡幽之謀予不敢以不文終爲堙閼

遺事略綴數語以歸之寓家塾

前芳挹餘光之意云爾

上之十年龍集庚午榴夏上澣通訓

大夫行玄風縣監金用默謹跋